

百种语文

小丛书

曹先擢

主编



字与词

ZI YU CI

张联荣 著

语文出版社
[http:// www. ywcbs. com](http://www.ywcbs.com)

百种语文小丛书

ZI YU CI

字与词

.

张联荣 著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目 录

第一节	引言	(1)
第二节	汉字的性质	(7)
1.	概述	(7)
2.	语素	(9)
3.	词	(10)
第三节	字不等于词	(14)
1.	字与词的区别	(14)
2.	错落的局面	(16)
3.	传统的偏向	(18)
第四节	字形与意义	(20)
1.	字形别义	(20)
2.	字形重要	(21)
3.	字形的局限	(25)
第五节	字形义与词义	(28)
1.	两个概念	(28)
2.	重合与参差	(30)
3.	词义的验证	(31)

第六节	字与词的对应关系	(33)
1.	概述	(33)
2.	异读词	(36)
3.	假借关系	(37)
4.	同形关系	(47)
5.	异体关系	(50)
6.	同源关系	(55)
7.	关于古今字	(65)
第七节	结语——关于词的同一性 ...	(70)

第一节 引言

把这本小书取名为《字与词》，既不是专门谈文字，也不是专门谈词汇，而是要讨论字和词的关系。因为笔者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单纯是一个需要专家学者研究的高深理论问题，而且与广大群众学习语言文字也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就拿人人都要使用的字典来说，打开一本字典，常常看到有些字的下面列有很多的义项，通常把这样的字叫做多义字，但这个叫法指明的只是现象，这么多的义项是怎么集中到一个字的下面的，只称作“多义字”就难以说明。如果想要说明白，就需要另寻别的途径。比如“亮”这个字，《现代汉语词典》列出的第①义项是“光线强”，第③义项是“（声音）强；响亮”。^①这两个意思虽然放在了一个字头的下面，但离得实在太远，而且在古代文献中还有一个“嘹”字，正是表示声音响亮的样子。能不能把“亮”分列两个字头呢？未尝不可以这样做。比如“料”字，有料想和原料两个主要意思，过去的字典是放在一个字头下面的，如今《现汉》就分列

①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指1996年修订本。

两个字头，说明两个意义没有关系。现在我们说可以另寻途径，就是想从字与词的关系的角度来说明问题。比如料想的“料”和原料的“料”是两个词；同理，明亮的“亮”和响亮的“亮”也可以看作两个词，这样一处理，一个汉字字形就对应着两个词（当然有的还不止两个词），关系就清楚多了。

如果是一本讲古汉语的字典，这样的问题就更多。比如“透”字有两个主要意思，第一是跳，第二是通过、穿过（第一义现代汉语已经不用了），这个“透”表示的是两个词还是一个词，就很值得考虑。

那么是不是在字典里分列两个字头就一定表示的是不同的词呢？大多数是如此，但也不能绝对这么说。比如“矇眊”和“朦朧”，《现汉》解释前者是“日光不明”，解释后者是“月光不明”，依笔者的想法，这两个“méng lóng”表示的都是光线不明，就词的意义讲和日、月的关系不大，未尝不可以看作一个词，只不过书写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如果打开一本古代编的字典，这种用不同的字形表示一个词的情况就更多（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异体字），可见字与词之间的关系需要很好研究。

在语言文字的教学中，同样会碰到字与词的关系

系问题。比如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举“偷”为例说明词义的转移：^①

又如“偷”字的古义是苟且、马虎、刻薄、不厚道，后来转移为偷窃。

苟且义和偷盗义是不是一个词，也值得考虑，从词义的发展看，两个意思很难联系得上。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中将“盗、佻、偷”列为一组同源词，他认为“偷窃的偷应是‘佻’或‘盗’的转音”。无论这三个词是否同源，我们认为偷窃的偷都应当看作是另一个词，不应当看作是苟且义的转移。

高中第二册语文课本在谈到词义的缩小时举“让”为例：

又如“让”字，文言中既可表示辞让、谦让之意，又可表示责备之意，现在只用前一意义。“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苏武传》）的“让”是责备的意思，不能释为谦让。

^① 指1990年第1版语文课本。下同。

所谓词义的缩小，是就一个词的范围说的，那么责让义和谦让义是不是同属一个词呢？《说文》：“让，相责让。”又：“攘，推也。”清代学者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通常称《段注》，下同）说：

古推让字如此作。上《曲礼》注曰：“攘，古让字。”许（慎）云让者“相责让也”，攘者“推也”，从古也。《汉书·礼乐志》“盛揖攘之容”《艺文志》“尧之克攘”《司马迁传》“小子何敢攘”，皆用古字。凡退让用此字。引申之，使人退让亦用此字，如攘寇、攘夷狄是也。

段玉裁的解释是对的，他的意见可以归纳如下：

古		今	
词义	用字	词义	用字
责让：	让	责让：	让
推让：	攘	推让：	让

这里说的古今，只是相对而言；到了今天，责让的意思写作“攘”，也可以表明应当分作两个词。语文课本的说法所以有毛病，是因为混淆了字和词的界限。

有的书在讲古今词义的变化时举“该”为例，说“该”在古代的常用义是完备，现代的常用义是应当，说明词义变化很大。从言的“该”，在《说文》中释为“军中约”，这个意思在文献中还没有找到例证。另有一个字“咳”（gāi），从日亥声，《说文》解释为“兼咳”，《说文解字系传》说：“日之光兼覆也。”《国语·吴语》里讲越王勾践向吴王乞盟：“一介嫡女，执箕帚以咳姓于王宫。”韦昭注：“咳，备也。”清代学者段玉裁、朱骏声都指出，完备的意思应写作“咳”，后来则写作“赅”和“该”。可以推断，该作完备、应当讲，是同一个字表示了两个词，不是一个词范围内的意义变化。

不光是研究词义的变化，讨论同源词（见后文）也涉及到字与词的关系。比如，有的书认为“颁”与“分、班、判”构成同源关系，几个词都有分开的意思。文献中也有这样的用例。《礼记·祭义》：“颁禽隆诸长者。”（大意：分发猎物时让年长的人多得一些。）注：“颁之言分也。”颁从页分声，它的本义是“大头”（据《说文》），没有分的意思，作分讲是一种借用，《说文》中另有作分讲的“攴”（bān）。这样，一个“颁”字实际上是表示了两个词：“颁₁”表示大头义，“颁₂”表示分开义，与分、判构成同源关系的是“颁₂”，

这一层关系如果不说明，就容易引起误会。

研究字与词的关系还涉及到语法。比如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在谈到词的活用的含义和作用时举“鼓”为例，认为鼓是名词，作动词讲（如“一鼓作气”）是一种活用。对这个问题还可以有另一种看法，即名词的鼓和动词的鼓是两个词（讨论见后文），而用来表示的字是一个。再比如有的书讲活用时举唐代柳宗元《三戒》中的一句话为例：“驴不胜怒，蹄之。”认为“蹄”在这句里活用为动词。《说文》：“踶（dì），誓（wèi）也。”（誓：动物踢物自卫。）又：“蹶，足也。”（“蹶”又写作“蹄”）。可见从语言来讲，有一个是名词，有一个是动词。从用字来说，“蹄”这个字常表示名词，可有时也用来表示动词。活用是一个词临时的灵活用法，在《三戒》的这句话里，是“蹄”这个字表示了动词，而不是〔蹄〕这个名词活用成了动词。^①

以上举了一些例子，是要说明研究字词关系的必要性，算是本书的引言。

① 为区分字和词以说明问题，行文中有时用“ ”号表示字，用〔 〕号表示词和语素。

第二节 汉字的性质

1. 概述

“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文字书百事之名。”这是唐代学者孔颖达给《尚书序》做的注释中的两句话。他的话告诉我们，如同世界上其他文字一样，汉字也是用来记录语言（汉语）的一种符号，是一种用来交际的视觉符号，尽管汉字经历了数千年的种种变化，但这一本质特征始终未变，这是汉字与其他文字的共性。

一般认为，世界上的文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音素文字（或称音位文字），字母表示的对象是音素（或音位），比如英文用的拉丁字母。第二类是音节文字，字母表示的对象是音节，比如日文的假名。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都是拼音文字。第三类就是像汉字这样的文字。

关于汉字的性质，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汉语”条称汉字为“语素文字”，这是一般学者的看法。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更进一步指出，应该将汉字称为

“音节—语素文字”。^① 汉字是由字符构成的。一个汉字可以由一个字符构成（如“木”），也可以由两个或几个字符构成（如“柏”由“木”和“白”两个字符构成）。

比较汉字的字符和拼音文字的字母所对应的语言单位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汉字的性质。比如说音素文字，它的字母对应的语言单位是音素（或音位），与音节和语素的意义没什么联系。汉字的字符则不同，它和音素没什么联系，而很多字符所对应的语言单位是语素，而且汉字还使用表音节的符号（跟音节文字的性质有所不同）。比如上面说到的“柏”，字符“木”和语素的意义发生关系，字符“白”则是表音节的符号。汉字在记录汉语时，如果是不同的语素，往往通过改变字符用不同的汉字来表示，比如〔报告〕的〔报〕和〔怀抱〕的〔抱〕是两个不同的语素，就用“报”和“抱”两个不同的字来表示。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一个方块形的汉字，对应的是汉语中一个一个的音节。在上古汉语（指秦代以前）中，单音词占有绝对的优势，在现代汉语中单音词也有相当的数量，这样在表面上就形成了一种“一个汉字～一个音节～一个词”的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二节。商务印书馆，1988年。

对当局面，加上不同的语素或词往往用不同的汉字表示，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通常说的字典好像也就是词典，但事实上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2. 语素

语言是一个层级体系。从语音这个层级讲，有音位和音节。还有一个层级是音和义相结合的语言单位。对这一层进行分析，从小到大可以分出语素、词、短语、句子几个级别。

语素是英语 morpheme 的意译（也译作词素）。从上面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语素是音义结合体那一层级中最小的单位。这就是说，语素必须有义。[玻璃][玛瑙]这两个词，合起来共有两个语素而不是四个语素，因为玻、璃、玛、瑙分开来都没有意义。

语素是最低一级的音义结合单位，比语素高一级的是词。一个词可以由一个语素构成，也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构成。在现代汉语里，[国家]这个词由两个语素构成，在“回家”这个短语中，[家]这个词由一个语素构成。

语素可以分为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一个语素如果能够单独构成一个词，就是成词语素。比如上面说到的[家]就是成词语素。再比如说[字]这个语素，在“字与词”“看书识字”“字写得很

好”这样一些语言片断中都单独构成了一个词。当然，成词语素也可以和别的语素合起来构成一个词，如上面说的〔国家〕，再比如〔文字〕〔字书〕〔字母〕〔字据〕等。

一个语素如果只有和别的语素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词，那就是不成词语素。比如在现代汉语中，〔危〕这个语素可以和别的语素合起来构成〔危险〕〔危机〕〔危难〕〔危害〕等词，但它不单独构成一个词。和〔危〕意思差不多的语素〔险〕就可以单独成词，比如“好险”“这座山真险”。

从语素的语音构成看，在汉语中占绝对优势的是单音节语素。也有为数很少的多音节语素，如〔葡萄〕〔玻璃〕〔玛瑙〕。有的学者认为〔花儿〕中的〔儿〕是非音节语素。它表明汉语语素的特质是它的单音节性。

3. 词

上一节说过，词是比语素大一级的音义结合单位。如何给词下一个准确严密的定义，目前的看法还不一致。通常的说法是：词是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音义结合体。

从词的语音构成看，可以分为单音词和复音词两类。单音词如：山、水、花、草、走、跑、好、坏等。在现代汉语中，复音词中的大多数是双音词，如：山峰、水流、树木、花朵、走访、逃跑

等。也有三个音节以上的，如生产力、社会主义等。

从词的意义构成看，可以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两类。单纯词由一个语素构成，合成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构成。在合成词中，语素之间的组合关系不一样，所以合成词有不同的结构类型。

在前面说过，汉语中有为数很少的多音节语素，所以单纯词可能是单音节的，也可能是多音节的，如上一节提到的玻璃、玛瑙，再比如垃圾、枇杷，现代的音译词如沙发、麦克风、歇斯底里也可以归入这一类。记录多音节的单纯词，每个汉字只是表示一个音节，没有意义，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在研究古代汉语的时候，把双音节的单纯词称作连语、联绵字或联绵词。联绵词的两个音节在读音上（指古代的读音）往往有一定的联系，有些是声母相同，如蝙蝠、匍匐、犹豫、陆离、流连、参差、鸳鸯、剗剗（jī jué，雕刻用的曲刀）、颞颥等。有一些是前后两个音节的韵相同（韵包括主要元音和韵尾），如茱萸（植物名）、彷徨、窈窕、须臾、婵媛、觳觫（hú sù，因恐惧而发抖）等。

合成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构成的。从意义上看，合成词中语素的情况并不一样，可以分

为两类。一类意义比较实在，可以出现在合成词的不同位置上，这类语素进入合成词以后叫“词根”。比如〔告〕这个语素可以构成下面的合成词（出现的位置或前或后，分作两列）：

告诉、告知、告白、告别、告诫、告辞、
告发、告示

报告、忠告、控告、宣告、通告、布告、
广告、预告

由词根和词根构成的合成词叫复合词。

另一类语素意义比较虚，在合成词中有的附加在词根前面，有的附加在后面，位置比较固定。这类语素进入合成词后叫词缀，有前缀和后缀两种。

前缀如：老婆 老虎 老鼠 阿哥 阿姨

后缀如：桌子 瘦子 歌儿 鸟儿 馒头 看
头 木头

有几个汉字，它们表示的语素在有的词里是词根，在有的词里是词缀。试比较：

老	{	老人	子	{	子女	头	{	头领
		老婆			桌子			石头

上面的老、子、头表示的是两个不同的语素。

一个语言片断被看作一个词而不看作一个短语，是因为它有一个单一的意义和稳定的结构，比如「黑板」是一个双音词，是指一种专门用来在上面写粉笔字的通常是黑色的板子，并不是所有黑色的板都可以称作黑板。

现代汉语双音词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个过渡期内，一个双音结构的语言片断，其前后两个语义单位的组合往往自由松散，其中有一些前后两个语义单位的次序可以颠倒。^①下面是曹先擢先生文章中的几个例子：

简易 ~ 易简 人民 ~ 民人 朋友 ~ 友朋
会计 ~ 计会 意志 ~ 志意 服从 ~ 从服

在这类语言片断中，每个字表示的是词还是语素，有时不好判断。

① 参见郑奠《古汉语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中国语文》1964年6期。曹先擢《并列式同素异序同义词》，《中国语文》1979年6期。